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三

明　李清　撰

北史八十七

路　邕

閻慶胤　明　亮

竇　瑗　蘇　淑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姦禮教以防欲雖為政以德理實殊途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睿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録用無時此則已

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奸巧多緒居官蒞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他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房豹房恭懿各附其家傳餘皆

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膺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民心

路邕陽平人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涖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詔褒美之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為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饑儉慶胤

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困民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所輕軀命微臣所重陛下

方收所重何惜所輕

魏書載宣武笑曰卿欲拓定江表非武莫河定所援是副卿言亮曰臣欲運籌而定何暇武勇帝曰謀勇二事體本相依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云不復假勇亮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遠不得平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為政如前舉宣

遠近卒二郡吏民迄今追思之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其曾孫崇為遼西太守遂家焉父同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爾朱榮官榮留為北道大行臺左丞封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爾朱

世隆等初立長廣王曄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事曄遂禪節閔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時為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為摘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有清白稱廣宗民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民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相府右

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棄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是知母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

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譴譏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實所不取

魏書又曰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

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

欲何之

魏書又曰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註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父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仇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者多

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

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與殺父同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

魏書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駁之瑗言據局判所援文姜莊公事以為隱痛深諱者謂父為齊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言即位非為諱母與殺也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註曰夫

人有與殺桓之罪絶不為親得尊父之義故曰禮以大義絶有罪得禮之衷明有仇疾告列之理

事竟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爰案法推正甚見雠疾官雖通顯而清高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兄壽興坐事為閹後拜河間太守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冐養淑為子熙平中襲其爵愚按淑以兄為父遂冐其爵此無行之尤節取可也

後除樂陵内史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後謝病乞解詔聽之民吏老幼詣乞淑者甚衆後歴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歴三郡皆為吏民所思時稱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少明敏有器度累遷齊神武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者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闗説之周文

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

原曰

北齊書載華原言曰以明公蕞爾闗右欲與渤海王

抗衡故啣命喻公乃不即改圖轉禍為福反欲賜脅

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

之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深歎惜及聞其至

喜見於色除相府右長史爵新安公後為兖州刺史華

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威禁境內大賊及

鄭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欵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人懐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决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約期盡速還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虎為暴自華原為政州東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虎咸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襲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業拒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元韶齊神武壻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勠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不可信也又與業别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不自保全惟正與直願君自勉業惟一馬瘦死韶以業

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
詔戲業曰卿欲邀名耶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
欲相賄賂止患無路耳今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
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
馬死貿肉為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誚讓
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
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及韶代還業隨之贈送一無所
受仁之後為西兖州臨别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

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美政使劉西兖如此欽歎業荅曰惟知自修耳韶為并州刺史業復為典籖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為法曹業形短小及謁見岳鄙之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有過軀貌補河間王孝琬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否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

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若如公言比來便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惟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平緩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内業為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榖帝命推下之又令黙檢百官數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首至于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寛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

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民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民父母豈可坐視今宜權出庫錢貸民取辦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日郡人迭相弔慰泣送業度關者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訣攀援號泣悲動行路詣闕訴寃者甚衆敕放還郡父老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吏民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謹上微禮便與吏民俱唱萬歲

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大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大中大夫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後為子結婚當朝肺腑叱羅氏其子以蔭得為平原王段韶相府行參軍綺襦紈袴出入叱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直良佐也後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騁足瀛部

已著康歌督府務揔是用相授臨别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謙與之舊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太守政何以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

對曰長吏憚其威嚴民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為儀表卒贈南兖州刺史謚曰懿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訊乃别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

賊璦至奸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靡不擒送零陵縣人魏雙成所居於畿内武城交錯及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便釋之雙成云府君捨賊民牛何處可得璦如不聞密遣私訪别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但云付府君鄰郡富家財物不約而同多寄界内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妖賊劉黑苟搆結徒侶通於滄海璦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

累者鄰邑伏其德績郡中舊賊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産巨富在郡多出息常托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元理研雖為逋屢至無由啟口其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瓊頴恃年高苦請遂留之置聽事梁

上竟不剖人聞受瀨餉瓜欲貢新果及至門問知瀨瓜猶在相顧而去民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瓚召普明兄弟對衆諭之曰兄弟難得田地易求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哀叩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居每年春揔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于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縜度樣於部內兵賦

次第並立明式遇調役事必先辨置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皆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災民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欲復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餧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俱免民戶保安皆撫其子曰府君生汝在郡六年民庶懷之遂無一訟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

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
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獻
伯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獻伯云得人
譽者非至公答曰若爾黄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
州各舉清能獻伯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
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
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
于瓊遷于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

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昻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寃耳不縱反逆昻大慙京師為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欵引道俗歎伏

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輙渡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往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為縣宰以去病為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民歎伏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

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内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還鄴以來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獨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迥事

予簡北齊書傳内獨無此一語疑贅然以尉遲迥事美名也姑仍之

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彦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父顯周荆州刺史彦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疾醫謂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彦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乃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人以為至孝所感魏太統末入太學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秘書郎周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毁瘠過禮未幾起視事帝見其

毀甚嗟歎久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隋文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帝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勵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民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帝

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民呼為戴冠餳臣自分永黜不謂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帝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

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禮又於郊外祖道并資以財物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感悟悲愧若以無所容彥光訓喻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吏吏民感悅略無爭訟卒官贈冀定

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宏雅有父風歷上饒二州刺史遷鄱陽太守稱為天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虎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元感作亂其弟虎賁郎將元縱先隷文謙元感反問至而元縱逃文謙不覺坐配防桂林卒少子文陽初封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將從衛元擊楊元感於東都力戰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畧陳留人父歡仕魏為西兗州刺史屬高氏專權

將謀興復為高氏所害叔畧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内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内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

隋書曰叔畧部率精兵身先士卒以功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剌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畧有巧思拜營構監宫室制度皆叔畧所定尉

遲迴起兵令鎮大梁

隋書曰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畧擊走之

以軍功拜大將軍復刺史汴州隋文受禪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以鄴都俗薄難化特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降璽書褒美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為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民莫不流涕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畧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輙為

評理雖無學術然闇與理合甚為帝親委高熲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帝令録囚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帝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趙軌河南洛陽人父肅見别傳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受禪為齊州别駕有能名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

吾非以求名謂非以機杼物不願侵人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梁子恭上狀隋文帝賜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别駕在官水火不與民交故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至京詔與牛宏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州揔管召為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誤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吏民聞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硤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壽州揔管長史芍陂舊有

五門堰蕪穢不通執勸課吏民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
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卒于家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
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
時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
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憂去職開皇初還
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
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

千數帝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帝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下詔褒美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民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民家逐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侯於都會時褒揚如有過惡隨加訓導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

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户皆如一家之務後請致仕帝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日諸州吏民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武帝時召人露門學每月集御前

與大儒講論帝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累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帝喜曰惟我公義為能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視養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皆以牀轝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

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飲食病者悉差方召其親戚喻曰死生由命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側若言相染何得不死且病兒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者子孫慙謝而去後有人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呼為慈母後還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露坐牢側親自檢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

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
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導人致民係囹圄
豈有禁人有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
欲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
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滄海皆苦水災
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以獻詔水部郎婁崱
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
充楊州道黜涉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

入州境預囑之公義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
捨陳衛之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宏入為黃門郎因言
公義短竟去官吏民守闕訴寃相繼不絶後數歲帝悟
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
卒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度立行
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
士畿伯大夫隋文受禪兩遷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郡

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皆廷決遣之不為文書約束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吏悅服蜀王秀得罪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伏煬帝嗣位徵之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牧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宏化太守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

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民吏卒無離判竟以保全及唐兵至長安尊立西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長安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有九

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弢巡省河北引絢為副煬帝

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民悦服數載遷為通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惟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吏民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

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放縱者繩以法無貸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為大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性謹厚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民有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

引咎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民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吏民無少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還臨頴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狀帝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多矣卿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奬何以勸人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後被州使送流

因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謂曰爾輩犯國刑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枷鎖亦大苦辛吾欲為汝脫去至京揔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不敢乃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如致前却吾當為汝等受死舍而去流人感悦依期盡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與語稱善久之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廷而赦之乃下詔

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
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民皆遷善往者海内亂離德
教廢絶官無慈愛民懷奸詐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
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
朕意誠以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
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
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
擢伽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家于宏農父毗鬱林令德深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户書佐以能遷貴鄉令長為政清静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税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兼以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歛民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所求皆給而民不擾時盗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捕盗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民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辭城營造皆聚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

罵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惟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民勞苦而在下各竭心常為諸縣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民聞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聲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竇藏交結前後令長皆受其指麾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敢出門逃竄之徒來歸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詔許之館陶父老

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齊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民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從而居者數百家竇藏深害其能會東萊帝以越王徵兵於郡竇藏令德深率千兵赴東都俄竇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或謂之曰李密兵馬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耳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自苦如此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

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民心如此後與賊戰没於
陣貴鄉館陶民庶至今懷之
隋書曰時有櫟陽令渤海高士衡蕭令彭城劉高城
皐令弘農劉曠俱有恩惠大業末吏民多賊惟三人
清節愈厲風教大洽獄無係囚為吏民所稱
論曰為政之道寛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然欲
存簡久必藉寛平大致鼓腹之歡小有息肩之惠張膺
等心皆寛仁以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民心故得所

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然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六

北史八十八

隱逸

眭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房豹 鄭子穮

徐則　　張文詡

題隱逸

葢聞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矞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跡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晋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

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泉石而庇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獨善鮮汲汲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岩谷惟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宏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

羣而能宜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

按魏書列眭夸馮亮李謐鄭脩為逸士傳隋書立李士謙崔廓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為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父邃後燕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

為流涕高尚不仕同郡李順願與交李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敬憚如此浩後投詔書於李懷亦不啟口李曰桃簡鄉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還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李騾內廐中冀相維繫李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

出闗浩知而歎曰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縣無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睦夸婦父鉅鹿魏寧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禮情同朋好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釋之年七十五卒

莫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伽藍記載楊元慎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父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元慎少有高操任心自放好遊山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石不亂每歎不得與阮籍同時不願仕宦為中散常辭疾退賢未嘗脩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於門元慎稱疾高卧加以意思深長善

於解夢孝昌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揔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衮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魏書元順傳以為順夢占亦順自占未知孰是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稱朱榮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

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爾朱兆入洛陽即棄官與華陽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不知所終初梁陳慶之在洛陽與元慎辨折為所屈及歸特重北人朱異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謂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及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安可不重

也其為人所重若此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馬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赴盡哀宣武嘗召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

山中沙門亮亦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後還山室亮雅愛山水又無巧思結架岩林甚得栖遊之適宣武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入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戒兄子綜殮以衣幍左手持

枢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視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横左右而初無侵毁衣服如本惟風吹幍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為蟲鳥盜食皮殼在地亦不傷肌焚燎日有素霧蓊欝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絶山中道俗營助者餘人莫不

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岩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荐脩孝明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以孤貧母賤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

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卒廓哭之慟為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形名之理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於家子賾別見

賾非隱士亘入文学

房豹字仲幹清河東武東人父翼豹體貌魁岸義音儀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往攻之

豹為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幷自投於水冀與壓當之豹白紹宗曰命也在天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去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惟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何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耳未幾紹宗遇溺時論以為知微清河中除謁者僕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稽胡豹政貴清靜甚著聲績遷博陵太守亦有能名又

遷樂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為良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丘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出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皆投刺中敬終於家無子以兄熊子彥詡嗣彥詡明辨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

鄭子飜字靈雀滎陽開封人父紹元子飜少有氣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

脩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乘驢衣鶡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

徐則東海郯人幼沉靜寡嗜欲受業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

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名來憇於
王真觀朔月又辭入天台山困絶粒養性所資惟松水
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刋山立頌初在縉
雲山中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八十當為王者師
然後得道晋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名之曰夫道得
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虚
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
冲玄恬神虚白飡松餌朮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

游玉堂而駕龍鳳雖藏名臺嶽猶騰實江淮籍甚嘉猷
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岩穴霜
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皓輕
舉漢廷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
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
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
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年今八十一而王來召
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遂詣揚州王將請受道法則辭

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卒

則至此當知煬帝定非王者徐君之言非也脫此牢籠蛻化而去所云時日不便托辭耳

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匪確居中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食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

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與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
甫爾未淹旬日墜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弱顏色不
變經方所謂尸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
在雖忘但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
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
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
見則徒步謂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
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於此然後跨石梁而

去不知所之須臾柩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令柳䛒為讚

隋書載其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貽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嬴我王遥屬爰感羑誠柱下暫啟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跡曷用攄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

穀

張文詡河東人父琚開皇中為洹水令以清正聞文詡

博覽羣書特精三禮

隋書曰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

隋文帝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遊太學博士房暉遠等皆推伏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禮以所乘馬就學邀之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而自致也右僕射蘇威召與語大悅勸令從官固辭

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事毋以孝聞每以徳導人鄉黨皆化之嘗有人夜刈其麥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盜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隣家築墻心有不直詡因毀舊堵應之常患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刀所傷至頓伏枕牀醫者叩首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之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州縣以為貧素將加賑

恤輙辭不受嘗閒居無事從容而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終於家鄉人為立碑頌號張先生

論曰古所謂隱逸非伏其身不見閉其言不出藏其智不發益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而已睦夸忘懷纓冕畢志邱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致此文詡見傷無慍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

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克隆堂構雖父子動靜殊方其成名一也美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四